

爱情故事

Love Story

Erich Segal

〔美〕埃里奇·西格尔 著

舒心 鄂以迪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译文经典

爱情故事

Love Story

Erich Segal

〔美〕埃里奇·西格尔 著

舒心 鄂以迪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情故事/(美)西格尔(Segal, E.)著;舒心,
鄂以迪译. 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1.11
(译文经典)

书名原文: Love Story

ISBN 978 - 7 - 5327 - 5471 - 7

I. ①爱… II. ①西… ②舒… ③鄂… III. ①长篇小
说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71101 号

Erich Segal

LOVE STORY

Copyright © 1970 by Erich Segal

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1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字: 09 - 1996 - 014 号

爱情故事

[美] 埃里奇·西格尔 著 舒 心 鄂以迪 译
责任编辑/冯 涛 装帧设计/张志全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5 插页 5 字数 58,000

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,001 - 10,000 册

ISBN 978 - 7 - 5327 - 5471 - 7/I · 3202

定价: 22.00 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0539 - 2925659

一个姑娘二十五岁就死了，关于她，能说些什么呢？

得说她美丽。人也聪明。得说她爱莫扎特和巴赫。也爱“披头士”^①。还爱我。一次，她特意把我跟这些音乐界的人物扯在一块儿，我就问她把我排在第几，她笑笑回答说：“按字母先后为序呗。”当时我也笑了。可是现在事后再琢磨起来，我不知道那时她给我排名是按我的名呢（要是这样的话，我就得落在莫扎特的后边），还是按我的姓（要是这样的话，我就应该插在巴赫和“披头士”之间）。反正我都排不到第一，这么一想可就惹得我发起傻劲来，心里真窝囊得要死，因为我从小就养成了一种观念，认为任何事情我都应该名列第一。要知道，那是家庭的传统啊。

我念“大四”那年的秋天，去拉德克利夫学院^②图书馆看书成了我的习惯。倒不完全是为了去饱餐秀色，虽然我承认我也巴不得想看看。主要是那里安静，又没有人认识我，再说那里的“保留书”^③借的人也比较少。一次班里要举行历史测验，直到前一天我还连参考书目上的第一本书都不曾抽个空去翻过——这可说是哈佛的“地方病”了。就在这次测验的前一

天，我不慌不忙来到“保留书”借书处，准备借上一本大部头著作，好靠它第二天保我过关。值班的有两位姑娘。一位高个儿，像是个爱打打网球的；另一位戴眼镜，大有依人小鸟的韵致。我挑了那个四眼小姐儿。

“你们这儿有《中世纪的衰落》这部书吗？”

她抬头瞪了我一眼。

“你们那儿不是有自己的图书馆吗？”她问。

“听着，哈佛学生使用拉德克利夫图书馆是规定允许的。”

“我不跟你讲规定，预科生^④，我跟你讲道理。你们那儿有五百万册藏书。可我们这儿总共才可怜巴巴的几千本。”

嗨，好个自命不凡的丫头！在这种丫头的心目中，哈佛和拉德克利夫的学生人数既然是五比一，那她们姑娘不用说也就应当聪明五倍了。要是在平时，碰上这种丫头我非把她们奚落个半死不可，可此时此刻我实在少不了那本该死的书哇。

“听着，我需要用那本该死的书。”

① Beetles 一词的音义兼顾译法。一译“甲壳虫”。60年代在英国兴起的一个流行乐队。曾在美国风靡一时。

② 拉德克利夫学院是哈佛大学附设的女子学院，迟至1897年方始建立。（哈佛大学创立于1636年。）

③ 保留书：图书馆里只供馆内阅读、概不外借的参考书之类。

④ 预科生，指预科学校毕业生。在美国，所谓预科学校往往是指贵族化的私立中学。

“请你说话放干净一点好不好，预科生？”

“你凭什么一口咬定我上过预科学校？”

“看你的样子又蠢又有钱，”她摘下了眼镜说。

“那你就看错了，”我也不服气了。“我实际上倒是又穷又聪明。”

“得了吧，预科生。我才是又穷又聪明呢。”

她说着，两眼对我直瞅。那对眼睛是棕色的。好吧，就算我的样子像个有钱人，可我也不能让个拉德克利夫毛丫头骂我蠢货啊——哪怕你眼睛长得漂亮也不行。

“你说你聪明，聪明在哪儿？”我问她。

“我就不会跟你一块儿去喝咖啡，”她答道。

“告诉你——我也不会请你。”

“你蠢就蠢在这一点上，”是她的回答。

我还是请她去喝了咖啡，这是有道理的：那天在紧要关头，还是全亏我识时务，停止了抵抗——也就是说，全亏我会装蒜，只作突然来了请她的兴致——我才算借到了那本书。她得等图书馆关了门才能走，所以我也尽有充裕的时间，翻了一下十一世纪末叶皇室由依靠僧侣转为依靠法学家的那段历史，记住了一些警句。那次测验我得了个“A-”，说也巧，我初次看到詹尼从借书处里边走出来时，我给她大腿打

的正好也是这个分数。可是对于她的装束，我打的分数就不能说是个高分了；那种装束未免太落拓了点，不大合我的口味。我尤其不喜欢她当手提包用的那个印第安玩意儿。这话我幸而没有说，因为我后来发现，那还是她自己设计的呢。

我们就去矮子饭店。这是附近的一家小吃店，尽管店名叫矮子，倒不是专门招待小个子顾客的。我要了两杯咖啡，还专门为她要了一客巧克力冰淇淋。

“我叫詹尼弗·卡维累里，”她说，“是意大利裔美国人。”

她大概只当我是个不开窍的。^①随后她又补了一句：“我主修音乐。”

“我叫奥利弗，”我说。

“是名还是姓？”她问。

“是名，”我回答以后，又老老实实供认我的全名是奥利弗·巴雷特。（反正这样说也八九不离十了。）

“哦，”她说。“巴雷特？跟那位诗人^②同姓？”

“对，”我说。“不过扯不上关系。”

话说到这里停了一下，我内心暗暗庆幸她总算没有问常人之所问，问得我满心不快：“巴雷特？跟那个堂名一样？”因

① 因为詹尼弗是英美人的常见名字，卡维累里是意大利姓氏，很容易辨得出来。

② 指英国女诗人伊丽莎白·勃朗宁夫人（1806—1861），她娘家姓巴雷特。

为，我一向有块特殊的心病，最怕人家把我跟出资兴建巴雷特堂的那一位拉上关系。巴雷特堂是哈佛园里最大也最丑的一座建筑物，也可以说是显示我家财力和势派、宣扬我家“信爱哈佛”臭名的一座超巨型纪念碑。

此后，她就不大作声了。难道我们真这么快就无话可谈了？还是因为我跟那位诗人沾不上边，她就不愿理睬我了？到底什么缘故呢？看她只是坐在那儿，对我似笑非笑。为了不致没事可做，我就拿起她的笔记本翻翻。她那手字也真怪——写得又小又细，一律都是小写字体，没有一个大写字母（她是想以爱·埃·卡明斯^①自居？）。我见她还选了些非常“尖端”的课程：作曲学 105，音乐 150，音乐 201——

“音乐 201？那不是研究生念的吗？”

她点点头表示是，掩饰不住内心的那份得意。

“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复调音乐。”

“什么叫复调音乐？”

“反正不是什么色情音乐，预科生。”

我干吗要受她这腌臢气？难道她不看《猩红报》^②？难道

① 爱德华·埃斯特林·卡明斯（1894—1962）：美国诗人。哈佛大学出身。他在书写方式上标新立异，不用大写字母，自己署名 e. e. cummings。

② 哈佛大学的校报。哈佛大学的校旗是猩红色的，所以校报也以《猩红报》为名。

她还不知道我是谁？

“嗨，你真不知道我是谁？”

“知道，”她带点儿轻蔑的口气回答说，“巴雷特堂不就是你的吗。”

可见她并不知道我是谁。

“巴雷特堂才不是我的呢，”我抓住了她的语病。“那不过是我曾祖父捐献给哈佛的。”

“好让他那个不怎么样的曾孙能十拿九稳进哈佛！”

这简直叫人忍无可忍。

“詹尼，既然你认定我是个狗熊，那又何必硬逼我请你喝咖啡？”

她两眼对我直瞅，微微一笑。

“我喜欢你那副身板哪，”她说。

要成为一个大英雄，条件之一就是要不怕做狗熊。这话一点也不矛盾。“哈佛精神”有一个特征，就是总有本事反败为胜。

“今天球运太糟了，巴雷特。幸亏你打得出色，实在出色！”

“真是谢天谢地，大家总算挺过来了。我知道大家都

憋着一肚子气：这一仗说什么也要赢下来！”

能大获全胜，那自然更好。不过，只要有可能，能在最后一分钟赢球也很不错。那天我送詹尼回她的宿舍时，我就没有死心：我还想争取最后战胜这个自以为了不起的拉德克利夫婆娘。

“听着，你这个自以为了不起的拉德克利夫婆娘，星期五晚上达特默思^①要来看冰球。”

“那又怎么？”

“那就希望你来看呗。”

她的回答流露出了拉德克利夫女生对体育比赛例有的那份“敬意”：

“我凭什么要去看一场无聊的冰球比赛？”

我若无其事地应道：

“就凭上场的有我。”

接着是片刻的沉默。我想当时我连雪花飘落的声音都听见了。

“那你是在哪一队？”她问道。

^① 达特默思指新罕布什尔州的达特默思学院。

二

奥利弗·巴雷特第四

(四年级学生)

马萨诸塞州伊普斯威奇人

菲利普斯·埃克塞特中学毕业

年龄：20

身高：5英尺11英寸 体重：185磅

主修：社会学科

61年、62年、63年优秀生

62年、63年入选全艾维联^①明星队一队

志愿：法律

詹尼如今该已经从“球讯”上看到我的简历了。我再三关照球队管理维克·克莱曼，务必让她得到一份。

“你也真是的，巴雷特，难道你还是头一次跟姑娘约会？”

“别胡说，维克，要不，看我不揍掉你的大牙

才怪。”

我们在冰上作赛前准备时，我并没有向她挥手（那也太轻狂了），甚至连看都没有朝她看。不过她大概还以为我在偷眼看她。我是说，奏国歌的时候她摘下眼镜，总不见得是为了表示对国旗的尊敬吧？

第二节打到一半，我们同达特默思队还是0比0，不过我们已经胜券在握了。这就是说，当时我和戴维·约翰斯顿已经快要攻破对方的大门了。那帮穿绿球衣的狗杂种一看情况不妙，就撒起野来。瞧他们这势头，恐怕等不到我们破网得分，他们就会先打断我们一两根骨头也说不定哩。球迷们早在嚷嚷要“杆头见血”了。在冰球比赛中，所谓“杆头见血”，是真的要打出血来，要不就得进球。我是球队的台柱，可说是义不容辞吧，所以从来就不怕打出血来，也一向总能进球。

达特默思队中锋阿尔·雷丁冲过了我方的蓝线^①，我便一头向他撞去，抢到了球以后，马上长驱直入。这一下球迷叫得可凶了。我虽然瞥见戴维·约翰斯顿就在左边，不过心想还不

① 艾维意为常春藤。“艾维联”是美国东北部几所名牌大学组成的排他性集团，经常在集团内部举行各项校际活动，例如球类联赛等。参加“艾维联”的除哈佛外，还有哥伦比亚、耶鲁、普林斯顿、康奈尔、布朗、科尔盖特、达特默思、宾夕法尼亚等大学。

② 冰球场上有两条蓝线，把球场等分为三。

如自己带球直冲球门，因为对方那个守门的论胆量还差点儿，早在他给迪尔菲尔德队打球的时候^①，就已让我给吓破了胆。可是我还没有来得及射门，对方两个后卫已经向我冲来了，我只好从球网后边绕过去，极力把球保住。结果三个人就搅作了一团，球杆一阵乱捅，不是打在挡板上，就是打在彼此的身上。碰到这样的混战，我的一贯宗旨是看见穿对方球衣的就打，狠狠地打。球儿也不知道踩在谁的冰鞋下了，反正当时我们就只知一个劲儿把对方大揍特揍。

一个裁判吹响了哨子。

“你——罚出场，两分钟！”

我抬头一看。裁判指着我呢。我？我犯了什么规，要罚我出场？

“喂，裁判，我怎么啦？”

他好像不愿意跟我多费口舌。他只管向记录台喊道：“七号，罚出场两分钟”——还挥着两条胳膊做手势示意。

我争了几句，不过那也无非是球场惯例。观众总是巴不得球员不服裁判的，不管这球员犯规犯得有多显眼。裁判员挥挥手叫我走。我窝着一肚子的气，向“受罚球员席”滑去。爬进

^① 这是说，对方守门员在进达特默思学院以前，本是迪尔菲尔德中学的冰球队队员。

栅栏，脚上的冰刀把木头地板踩得劈劈啪啪直响，可是耳边的大喇叭声音更响：

“哈佛队的巴雷特侵人犯规。罚出场两分钟。”

观众哄了起来；有几个哈佛球迷大骂那两个裁判瞎眼偏心。我却坐在那儿，只想缓过这口气来，头也不抬，连冰场上的比赛都不看——这会儿球场上达特默思队正在以多打少呢。

“你的队友都在场上打球，你却坐在这儿干吗呀？”

那是詹尼的声音。我不理她，只管给我的伙伴鼓劲儿。

“加油呀，哈佛队，把球抢过来！”

“你做错什么事啦？”

这一回我转过身去答话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她可毕竟是我的女朋友啊。

“我拚得太凶了。”

说完我重又回过头来，看我的队友奋力顶住阿尔·雷丁的死命进攻，不让他射门得分。

“这很丢脸是吗？”

“詹尼，请别问这些好不好，我要用心想想！”

“想什么？”

“想想回头怎样去找那个狗杂种阿尔·雷丁算账！”我两眼望着冰场，我只能这样从精神上给我的伙伴们以支持。

“你打球这样不讲道德？”

我的目光盯住在我们自己的球门上了：这会儿球门前是那帮绿衣杂种。我真恨不得快快回到球场上去。詹尼却还一味缠着我。

“你将来也会跟我‘算账’吗？”

我头也不回就顶了她一句：

“你要再不住嘴，我这就跟你算账。”

“我走了。再见。”

等我转过身去看时，她早已不见了。我刚站起身来想看个究竟，场上却通知我两分钟的罚出场时间到。我急忙跳过栅栏，回到冰场上。

见我重新登场，观众可欢迎了。有巴雷特打边锋，哈佛准能赢！不管詹尼躲在哪儿，我上场时观众的那个热火劲儿她不会不听见。既然如此，还管她在哪儿呢。

可她到底在哪儿呢？

阿尔·雷丁啪的一声，一记凶狠的射门，被我方门将把球挡出，飞传给吉恩·肯纳韦，吉恩又把球贴地传到我的前方。我跟在球的后面追去，心想倒可以抽个空子朝看台上晃一眼，看看那儿可有詹尼。我真看了。也真看见她了。她果然在那儿。

我还没有来得及回过神来，人已经一屁股坐下了。

原来有两个绿衣杂种同时撞了我，我竟然给撞翻在冰上

了。老天乖乖！当时我那个窘啊，简直窘得我不敢相信。巴雷特摔倒啦！我一个刺溜滑出去，听得见那些忠心耿耿的哈佛球迷都在为我唉声叹气，也听得见那些杀气腾腾的达特默思球迷在大声叫好。

“再来一个！再来一个！”

詹尼又会怎么想呢？

达特默思队又得球围着我们的球门猛攻了，我们的守门再一次把球挡了出来。肯纳韦接球递给约翰斯顿。约翰斯顿一个长传飞送给我（我这时早已站了起来）。观众这一下真像发了狂：这次一定能得分了。我接了球马上飞也似的冲过达特默思队的蓝线。达特默思队两个后卫朝我直冲过来。

“快，奥利弗，快！给他们点厉害！”

我听到喧腾的人声中响起了詹尼的这一声尖叫。这一声叫真响到了极点。我虚晃一枪闪过了一个后卫，把另一个后卫狠命一撞，撞得他连气也透不过来。我这时立足未稳，并不仓猝射门，却把球传给在右路接应的戴维·约翰斯顿。戴维啪的一下，把球打进网里。哈佛队得分了！

我们顿时又是拥抱，又是亲吻。我和戴维·约翰斯顿，还有其他队友，大家一起拥抱，亲吻，有的还拍拍脊背，穿着冰鞋照样欢蹦乱跳。观众欢声雷动。而达特默思队里那个被我撞翻的家伙，却还坐在地上发愣。球迷们纷纷把手里的“球讯”

往冰场上扔。这一下，可真把达特默思队那帮子人打得再也爬不起来了。（这不过是个比喻而已；那个后卫缓过气来以后也就爬起来了。）结果我们一顿痛打，把他们打了个7比0。

如果我是个故作多情的人，对哈佛爱得一定要在屋里挂上一幅照片以资纪念的话，那我要挂的就不会是温思罗普楼，也不会是纪念教堂，而是狄龙。狄龙体育馆。我在哈佛如果说有个心灵上的家，那就是狄龙体育馆。我有句话可能会使内特·普西^①气得要收回我的毕业文凭，不过我还是想说：在我心里威登纳图书馆可真要比狄龙差远了。我念大学的那几年，天天下午都要到狄龙体育馆；说上几句亲热的粗话跟伙伴们打过招呼，把文明的外衣一脱，我一下就变成了一个体育明星。等我把护腿护膝一套，穿上我穿惯的那件七号运动衫（我几次梦见他们取消了这个号码，可他们始终没有取消），拿了冰鞋转身出门，一路往沃森冰场走去，那时我的心里真别提有多美了！

待会儿回到狄龙，那个滋味还要妙呢。脱下了汗水淋淋的球衣，光着身子大摇大摆走到服务台跟前，要上一条毛巾。

“今天打得怎么样啊，奥利？”

① 内森·普西，是1953年至1971年间的哈佛大学校长。内特系内森的爱称。